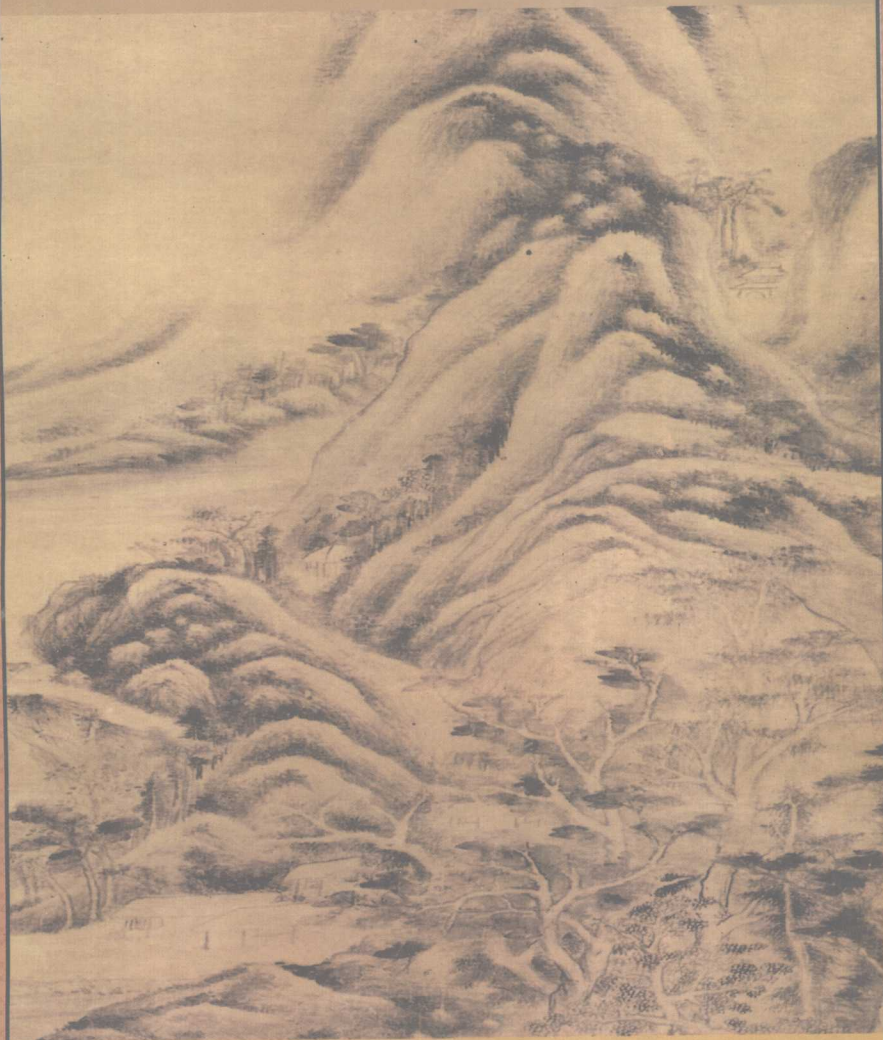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侠义小说精品

康熙侠义传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中国古典侠义小说精品

康熙侠义传

下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康熙侠义传/(清)郭广瑞,(清)贪梦道人著;百姓藏书编委会整理.
-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7.6

《中国古典侠义小说精品》

ISBN 7-5402-0889-9

I. 康… II. ①郭… ②贪… ③百… III. 章回小说:侠义小说-中国-清代 IV. I 242.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1124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(邮政编码: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保定市满城县印刷厂印刷

* * 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2.25 印张 810 千字

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* * *

印数: 1-5000 册

定价: 48.00 元(上、下册)

第 98 回

广庆园三杰会仙猿 侯化泰再施惊人艺

诗曰：

安分身无辱，知机心自闲。

虽居人世上，犹处天台间。

话说钢肠烈士欧阳善、铁胆书生诸葛吉、玉面哪吒张玉峰三人到了广庆茶园，见了铁头孙兆英之面，细看那孙兆英虽是秃子，与昨晚要笑他三人的那个秃子模样儿不对。昨夜要笑他三人的那个秃子六七十岁的年纪，孙兆英年纪才二十七八岁，故此四人见面，一说昨夜晚之事，张玉峰即说：“有个秃老头儿，有六七十岁，假充四哥你的名姓，他自通名说：‘我是广庆茶园铁头孙兆英是也。’故此小弟前来请教，却多有得罪四哥。”铁头孙四说：“三位，这件事不怨你们，总是那假充我的字号的那小子不是东西，他是我孙兆英的重孙子！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只听得正面楼上有人答言说：“呔！孙兆英，你休要骂人，我也是个朋友。”说着，从楼上跳下一人，站在当中。孙四抬头一看，见那人身高五尺，头上油亮，没有一根头发，面如满月，细眉圆眼，眼光足满，皂白分明，神光似电，准头端正，唇若涂脂，一部花白胡须；身穿青绉绸一件长衫，内衬紫花布裤褂，青洋绉单套裤，白布袜，青缎子实纳帮皂鞋；手内擎着全棕竹一百单八将折扇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孙四，我听说你也是个朋友，你先别骂人

哪！”孙兆英一看这人的面目，知道是位侠义英雄，非等闲之人，不敢轻慢，连忙问道说：“尊驾贵姓？哪里人氏？来此何干？”那秃老头儿说：“我这话也长了，一时间也说不完。我过时拜访，细谈肺腑就是了。我今日要会会这玉面哪吒张玉峰是何如人也。”欧阳善、诸葛吉、张玉峰三人早已听见了，过去说：“秃老头儿，我等与你何冤何仇，你这样耍笑我们！咱们也不必在这里乱人家的买卖，你跟我走，找一个地方，咱们分个高低。”那秃老头儿听他等之言，说：“好，你我就此前往永定门外大沙子口儿见吧！”说完，一转身往外去了。钢肠烈士欧阳善、铁胆书生诸葛吉、玉面哪吒张玉峰等三人说：“很好，我们一同跟你去！”说话之间，这三人随后也追出去了。铁头孙四要拦阻也来不及了，告诉伙计套车，也要随后追去。

且说那个秃老头儿乃是天下扬名的人物，姓侯名化泰，外号追风仙猿。因为他身体灵便，日行一千一百里，夜行一千程途，方得这个绰号。练得一身软硬的功夫，长拳短打，刀枪棍棒，各种的暗器，无不精通。平生专爱结交天下的英雄好汉。家住在山东东昌府离城二十五里的侯家寨。只因他胞弟无发侠义侯化和，前者被铁胆书生诸葛吉赢了，受了子母鸳鸯权的亏，他回归山东，与兄长追风仙猿侯化泰一说，在京中如何与诸葛吉等三人比武，自己不能取胜，“求兄长替我报仇，方消此恨！”侯化泰说：“既是如此，你在家中等我，我去必要把他三人的首级给你带回山东来。我再邀请两位朋友跟我去，你在家中候音信吧。”过了几日，侯化泰邀他同乡两个知己的朋友：一个叫李汉卿，是一位秀才，以教书为生，与侯化泰是近邻舍，又是知己的朋友；那第二位是周茂源，卖珠宝石的客人，久不作此生理，家财巨万，为人乐善好施，慷慨大义，故与侯化泰说得到一处，是知心之友。这三人商议好了，雇了两辆车，周茂源带了两个家人，名叫周兴、周旺，侯化泰与李先生并未带跟人，择了吉日起身。在路上正值九月初旬，金风飒飒，残芦飘絮，败柳凋零，北雁南飞。在山东道上非止一日，这三人沿途遇景而观。

这日到了直隶交界，住在二十里铺。这夜西北风大作，彤云密布。天有初鼓，三人正自吃酒谈心，忽听那窗外点点滴滴下起雨来，越下越大。李先生说：“这场秋雨可要凉了。堪刻立冬，今日九月二十七日，再过几日十月了，你我要在京都过冬。”周茂源说：“我遨游九省，惟京都我未能尽情逛到。我这一人都，要把燕都八景、各处古迹、五坛八庙、居楼戏馆、山场庙宇，各处有名胜迹全都逛到，方称心怀。”侯化泰说：“我久有此心。天下有名之地，惟京都属第一，我未到过。这一到都中，一则替二弟报仇雪恨，二则要逛逛京内胜景。”三人谈些闲话。外面雨还未息，叫店小二撤去杯盘碗盏，三人安歇。

次日，幸喜雨已住了，浮云已散，碧天如洗，三人坐车上路。晓行夜住，饥餐渴饮，非止一日，到了京都，住在杨梅竹斜街广升店内，找的是三间上房，给了赶车的车价钱、酒钱。店内小伙计送上洗脸水来。李汉卿一看这三间上房，屋内倒干净，靠北墙上挂着一张挑山纸画，画的花卉百果水仙。两旁有一幅对联，上写是：无情岁月增中减，有味诗书苦后甜。下款落的是杨继盛。笔法秀硬，丰采悦人。靠下面是一张八仙桌儿，两边各有太师椅一把。东里间垂着落地幔帐，里边是两张大床，西边靠北墙一张，西北一个茶几，南窗下一张榆木檀漆的八仙桌儿，两边有两张椅子。侯化泰三人洗完了脸，叫店中伙计要酒菜吃酒，直闹至初更时候，方才安歇睡觉。次日，周、李二位逛前门大街去，侯化泰便去访那钢肠烈士欧阳善、铁胆书生诸葛吉这二人是如何的人物。从此步步留心，暗访张玉峰等为人作事如何。

不知不觉残冬已过，又至新春，侯化泰把事也访明白。过了灯节之后，又至二月天气，侯化泰把主意立定。这日，他请李汉卿、周茂源听戏，三人又逛了几家。侯化泰先访张玉峰，在纸铺买纸，后来夜内在他家耍笑他，直闹了半夜；又去找欧阳善、诸葛吉耍笑，临走说：“我是铁头孙四，你二人若不服，明天去找我，咱们那里准

见。”侯化泰回到店内，次日早起来，告诉李汉卿说：“你二人在此处等我，我去访一个朋友去。”说着，他就出了店门，走到肉市广庆茶园。此时并未上座，他就在楼上占了一张桌儿，自己吃茶，静听下面的消息。不多一时，听见张玉峰问孙四，又听见有人说话声音，是欧阳善、诸葛吉二人，他四人见面，并未翻脸。那孙四一骂，他才跳下楼去，说：“孙四，你先别骂人，我在这等候多时了，我今日要会会你这几个人物。我在永定门外大沙子口儿等你们，那里见吧！敢去者即是英雄，我领教领教你们的武艺，凭你们也敢藐视天下的英雄！我要看看尊驾等！”说罢，他先走了。欧阳善等三个人各带兵刃，言道：“你先别说大话，我三人与你分个上下！”

这三位豪杰立刻出了戏园子大门，坐着张玉峰那辆车，一直的出了永定门，到了大沙子口儿。俗言说：“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”诸葛吉说：“秃老头儿，你姓什么，叫什么？我三人也要知道你的名字。”侯化泰说：“我姓侯，名化泰，外号人称追风仙猿便是。你们三人哪一个会使子母鸳鸯钗？我要领教领教。”诸葛吉说：“很好，我就使的是这个兵刃，你我二人比较比较吧！”说着，一摆兵刃，直奔侯化泰咽喉而来。侯化泰不慌不忙的，把随身带的双刃纯钢圈迎面一摆，这二人在当中动起手来。诸葛吉自学会这件兵刃，并未遇过敌手，今日自己知道：“侯化泰这厮不是等闲之人，我今遇此人，不可轻敌。”兵刃处处留心。那侯化泰见诸葛吉少年英雄，又知道他三人素日所为，不是为非作恶之人，故此有一番不忍杀害他之心。他的纯钢圈门路精通，要赢诸葛吉早就赢了他啦，他为是要看他们有几番的门路，要看个真实。

二人正在酣斗之际，正北有一辆车如飞相似赶到，说：“你二位先别动手，看在我的面上吧！”一行说着，就从车上跳将下来。原来铁头孙四方到这里，看见诸葛吉的子母鸳鸯钗被侯化泰的双刃纯钢圈给套上了，一只圈套在脖子上。侯化泰并不加害于他，一撒手，拍掌大笑，说：“诸葛吉，你休要藐视天下英雄！我此来为你兄

第三人在这大沙子口儿独显己能，把山东路的无发侠义侯化和给战败了，我这来就是要与他出气！”张玉峰二人一见，各摆兵刃，要往上闯。铁头孙四说：“不可，全有我哪！”把两人的兵刃各归本主，说道：“你四位不要这样，天下的把势是一家人，也无多大冤仇。”侯化泰说：“三位好汉，我这人也不会送情，我要害你们的时节，夜内你三人性命休矣，焉能留到此时？我看你们三位也是英雄，常言说得好：‘英雄惜英雄，好汉爱好汉。’你三位要不择嫌，你我今日谈谈。”张玉峰见这侯化泰语言潇洒，乃是一位侠义英雄。孙兆英又给四人见礼，说：“我今讨个大脸，在我广庆茶园一叙，我略备一杯水酒，奉请四位畅谈一会，你们意下如何？”侯化泰说：“很好，我也久仰尊驾之威名，故昨朝借尊名相戏，我这里赔罪了。”孙四说：“既往不咎就是了。”

五人分坐两辆车，进了永定门，到了肉市广庆茶园楼上，占了一个官座，叫伙计要一桌酒菜。五人对坐吃酒，谈些今古英雄、侠义豪杰，心投意合，五人遂订金兰之好。侯化泰居长，欧阳善次之，孙四行三，诸葛吉行四，张玉峰行五。孙四说：“我今日与你四位说，我有一个拜兄，姓马，名梦太，住家在安定门内国子监，练得一身好功夫，在前门外打过土匪，与神力王比过武，兴顺镖店救驾擒贼，真乃当世之英雄！此时跟神力王保升副将，随征四川峨嵋山，拿叛逆天地会八卦教赛诸葛吴恩，早晚要一跑红旗，他必要高官得作，骏马任骑。我想大丈夫生在世间，为的光宗耀祖、显姓扬名为是。还有一位姓张，名广太，现任西海岸独龙口的总兵，都是由异路得的功名。”欧阳善等听孙四之言，说：“好，我三人正想要上军营，虽说有武艺在身，无奈我等不得其门而入。求贤弟写信一函，我三人要走一趟。”孙四也是慷慨之人，立刻写了一封字柬，交给他三人。侯化泰说：“我也要访访张广太是何如人也。”席散，张玉峰说：“我本欲留兄台盘桓几天，无奈我等也要起身往四川去，兄台也要回府，知己之交不叙套言，你我五人后会有期。”侯化泰说：

“我此刻回归山东，不久也要到四川走一趟，看机会行事吧。”孙四送走四人。

张玉峰回到家中，安置好了，择了吉日，与二位拜兄一同起程，把茶馆派家人照应，他三人坐车两辆，出了彰仪门。时值仲春天气，一路春风送暖，淑气迎人，嫩柳生香，桃花争艳，鸟语花香，到处可观。三人坐车，头一站住良乡县；二站涿州，住在南关和顺张家老店。方一下车，把行囊取下来，又将随带的三般兵刃拿下去。住的是上房。店小二送上洗脸水来，又送上茶来，三人吃茶净面。店小二又送上一桌果席来，是二十四样果碟，十六样冷荤，绍兴酒一坛，说：“我家大爷叫送给你们三位爷吃的。”欧阳善说：“你家大爷姓什么？在哪屋里居住？”小伙计说：“你们三位爷先喝着，我也不敢说姓什么。我去问他，他说叫三位爷千万留下吧，不必说他的名姓。”张玉峰说：“你给我请过来，我们见见就知道了，这万不是没名的朋友。”小二答应下去。不多一时，只听小二说：“三位爷，我家大爷前来拜访。”他三位往外一看。不知来看的系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99回

张玉峰旅店结盟
马梦太探山被获

诗曰：

骑牛远远过前村，短笛横吹隔垄闻。

多少长安名利客，机关用尽不如君。

话说钢肠烈士欧阳善兄弟三人，在上房听小二说有人前来拜访，只见帘子一起，从外面进来一人，身高七尺，细长身躯，面如青粉，白中透青，青中透白，两道细眉毛，一双圆眼睛，皂白分明，神光足满，二目放光，准头端正，四方口，海唇下无须，正在中年三十以外年岁，身穿蓝洋绉夹袄，内衬蓝纺绸小夹袄、夹裤，外罩米色宁绸夹马褂裤，灰摹本缎夹套裤，足下白绫袜，厚底四镶云履，手拿折扇，进来笑嘻嘻的说：“三位兄台贵驾光临，小弟接待来迟，望求恕罪。”张玉峰三人说：“我兄弟三人来至贵处，幸遇尊兄台爱，多蒙青盼，又厚赐酒筵，弟等受之有愧，却之不恭。尚未领教尊兄大名？”那人说：“小弟我姓张，名宝任，是本处涿州人，开店生理。今见三位虎驾光临，我实仰慕之至，略备粗酌野菜，所为要与三位谈谈心。未领教三位尊姓大名，意欲何往？所带之兵刃可是自己所用，还是给朋友带的呢？”欧阳善三人各通了名姓，说：“那兵刃是我三人所使的，略会一二。我们要往四川军营投奔一个朋友去。”张宝任说：“是了。”叫小二摆上菜酒，说：“三位可别嫌粗率，你我所为谈心。”

四人分宾主落座，饮酒之间，谈论些闲话。张宝任说：“不瞒三位说，我也爱练把式，拳脚棍棒无不习过。今见三位所使之兵刃，都非常见之物，我特意前来领教领教。”钢肠烈士欧阳善说：“我等三人都是结义的弟兄，平生最爱练武，在京都作买卖为业。既是兄台爱练武艺，必然是工夫纯熟，世外高人，侠义英雄了！”张宝任说：“欧阳兄，你不必过谦，你我一见如故，从此不可客套。我今年二十九岁，不知尊兄年长？”欧阳善说：“我比兄长两岁。”张宝任说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是大哥了。你二位也不必隐瞒，就实说吧。”铁胆书生诸葛吉说：“我今年二十八岁。”张玉峰说：“我今年十九岁了。”张宝任说：“我久仰大名。在京都有一位玉面哪吒张玉峰，他在前门外打过南霸天，远近闻名，就是尊驾么？”张玉峰说：“岂敢，小弟有何德何能之处？兄长过夸了。”张宝任说：“我要与三位叙盟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欧阳善说：“甚好。”四人各叙年庚，换了盟帖，四人情投意合。张宝任说：“你我既是一家人，不必客套了。你三人有这样惊天动地之能，为何定要投奔四川峨嵋山大营？目下穆将军带精兵二十万在河南地界，我给三位写书信一封，派两个家人护送，兄等到了那里，有一位帅总姓马，与我系至亲。你三位尊意如何？”欧阳善一想，要往四川，道路又远，不如往河南顺便，说：“仁兄若肯如此厚待，我三人也免跋涉四川了。”张宝任说：“你们三位事不宜迟，我也不敢久留，请三位于明日起身，我再派人护送，顺便与我至亲捎去一封问好的书信。”张玉峰甚是喜悦。四人又闲谈一时，尽欢而散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天明起来，张宝任给他们装好了车，叫了两名家丁，骑马引路，四人分别。张宝任说：“张英、张华，你二人好好的在路上侍候三位老爷。”张玉峰等三人说：“兄台请回吧，我等要告辞了！”张英、张华二人催马，头前引路。欧阳善、诸葛吉、张玉峰三人，在路上晓行夜住，饥餐渴饮，非止一日，进了河南地界。张英说：“三位大爷，咱们今日住桃柳营吧，此去至大营不远。”欧阳善、诸葛吉、张

玉峰三人听张英之言，说：“也好，我等就住在这里就是，你二人去找店吧。”张英、张华二人说：“我二人常走这条道路，都住韩家店，咱们还住那里，就在十字街西路北里。”欧阳善说：“很好。”众人进街，见西边路北果有一座大店，字号“永升客栈”。众人进去，到了上房，张英、张华二人伺候酒饭已毕，天晚安歇。

次日起来，三人睁眼一看，身坐在一座大寨的分金厅上，又有六七十名天地会兵看守，三人兵刃也被人盗去了，慌忙问道：“你们这伙人是做什么的？我们昨晚住在店内，怎么一夜来至此处？”只见张英、张华二人过来说：“三位爷可别恼，我有一段情节细禀：这是我主人张宝任的主意，他是天地会八卦教中的逍遥会总，他派我二人送你三位来至这里，昨夜在店中用薰香把你三位爷薰过去，送至这里来。此处是剪子峪，你三位也不能走了。我已然把书信都投进去，等候这里大会总老龙神马凤山的回牌。此处正经管事的是三位，还有侯德山、侯保山。”钢肠烈士欧阳善三人听说无奈：“我三人不想被他人所冤，就是送我们往这里来，也要对我弟兄说个明白。我们既来之则安之。”张玉峰暗中告诉二位拜兄说：“看颜色行事，暂且忍耐。”

这三个人正在议论之间，少时送上茶来，三人吃茶。忽见从外面进来一人，说：“三位大爷，我们三位老会总升了大厅，有请你们三位。”张玉峰说：“很好。”三人跟着传话之人，出了这配房，往东一看，只见正北五间大厅，东西配房各十间，两边摆列刀枪架子。正面三张座位，当中椅子上坐着一人，年过花甲，面如紫酱，雄眉阔目，精神百倍；头戴三角白绫巾，扎着金抹额，二龙斗宝，身披白缎子绣团花一领战袍，足登官靴；五官凶恶，一部花白胡须飘洒胸前。左边是侯德山，右边是侯保山。两边站班喽兵有一百余名削刀手，都是年青力壮，二十以外年岁，青绢帕包头，亮青布夹袄，足登青布快靴，怀抱二寸多宽、四尺二寸长明晃晃的斩马钢刀。张玉峰看罢，一抱拳说：“会总请了！欧阳善等有礼。”三人通

了名字。马凤山说：三位贤士，今有张会总的书信，荐你三位帮我看守剪子峪。你弟兄三人如不嫌山寨卑小，我这后山有一座马厂，派你三人去看守吧。”三人说：“遵令。”赏了三人酒筵，派了一百名兵丁，跟这三人前去。每月支领月费银三十两，一年四季有俸。每逢初一、十五大操，这三人也各施所能。马凤山见三人武艺超群，倒另眼看待，无奈不敢叫掌兵权，不知三人是何等心地，恐其有诈。过了半载，迁升三绝会总之职，总理后山。

这日，忽然马凤山请他三人到大寨。马凤山正在点兵，一见三人来到，心中其喜，说：“你三人来得甚好。今有大清官兵来至山口要战，请你三人给我掠阵。”欧阳善三人答应，心中说：“我三人本是安善良民，守分百姓，无故中了奸计，身归天地会八卦教。今日掠阵，看清营带兵是哪路英雄。”三人在东山坡上看了一阵，却是胖马的大帅，瘦马的先锋。这一阵清营大获全胜，马凤山败回大寨，紧守山口，不敢出阵。阵亡了侯德山。钢肠烈士欧阳善、铁胆书生诸葛吉、玉面哪吒张玉峰三人先至大帐，给马凤山道了受惊。马凤山说：“三绝会总，你等不知，今带兵来的是山东马成龙，外号胖马。此人足智多谋，临敌无惧，勇冠三军。手使大环金丝宝刀，削纯钢，切玉断金，水斩蛟龙，陆断犀象。前者跟伊大人查办黄河，在这剪子峪打过小耗神余四敬，空手夺权。前在苏州福建会馆，大战你我会中之人。今日在两军阵前打仗的这位，名叫瘦马马梦太，刀劈了侯德山。从此你等多要小心，派人紧守山口。”三绝会总回归后山。

三人用完了晚饭，张玉峰说：“二位仁兄，你我三人在这会中堪可一载，今有马老爷带官兵打山，你我弟兄不早定出头之计，如山寨一破，玉石俱焚，你我恐被他人所误，那时悔之晚矣！”欧阳善说：“我看今日两军阵前，马梦太名不虚传，真英雄也！你我弃山寨投奔大清营中，到那里寸功无有，也是无味。依我之见，你我等候与他打仗之时，暗通马梦太一信，咱们三人把马凤山拿住，作

为进见之功。此事如何？”诸葛吉说：“很好。你看今晚月色甚明，你我三人到后山步月闲游一番。”张玉峰说：“正欲如此。你我三人是未到中秋先赏月。”欧阳善说：“贤弟，想你我有这样一身好本领，不能扬名显亲、增光耀祖，受制于人之下，好不愧死人也！”张玉峰说：“自古英雄皆有受难被困之时，譬如唐朝薛仁贵、宋时高怀德，久必显扬于世也。”

三人正自谈论之际，忽见正北一条黑影子。三人隐藏在树林之内，用绊腿绳绊倒，拿住一人。借月光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马梦太。三人心中暗喜，急忙带在自己住的房中，将马梦太放在地下。欧阳善说：“朋友，你贵姓？你说明白了，我们好去献功。”那马梦太他是从大营讨的令，来探剪子峪的路径，不料被人拿住，自己知道是活不成了，说：“小子们把你老爷拿住，或杀或剮，任你自便！我马梦太乃是天下的英雄，你们要是好朋友，给我一个快当，我死之后，鬼魂也感激你们的好处。你们叫我不死不活的，我死后作鬼也要骂你们个不了。”那欧阳善故意的说：“哟！我听你这人的口音，想是咱们北方人，咱们是个同乡。我要是把你送至老会总那里，你得碎尸万段。我念同乡之情，你叫我三声会总爷，我就将你放了。你想，怎么样？快说！”马梦太说：“呸！老太爷我乃大清国的职官，奉命来探贼人的下落，你等拿住我，杀剮任你所为，我焉能反求叛贼释放之理！量你这小小的剪子峪，弹丸之地，马凤山乌合之众，我天兵压境，此寨不久必破。我活着不能杀贼，死后落个麒麟阁标名，也算为国亡身。小子们，不必多说！”诸葛吉从里面出来，说：“你要与我等说些好话，你这条命就算活了。你说这些恶话，真是‘恶语伤人六月寒’。我等倒是好心，都有好生之德。你既不怕死，把你送至前山大寨，见我家老会总，准把你剥皮摘心，开膛抽筋，你就知道了。”马梦太听他等之言，不由哈哈冷笑，说：“大丈夫视死如归。看你这一伙狐群狗党也算不了什么豪杰，老太爷有死而已！”玉面哪吒张玉峰听到这里，说：“二位兄长，不必试探

了，也是你我一流人物。”从里间屋内把铁头孙四的书信取出来，说：“老哥，我先赔罪！”将绳扣解开，搀扶起来，说：“马老兄台，你先看这封书信就知道了。”马梦太正骂贼人，忽见由东屋内出来一人，二十来岁，面白英俊，过来把他解开，扶在东边椅子上坐，递过一封书信来，把桌子上的蜡烛剪了烛花儿。马梦太接过来一看，上写：“内函由京都前门外广庆茶园发。”打开一看，不知上写的是何言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100回

马梦太夜逢三险
验兵刃绝处逢生

诗曰：

人生天地常如客，何独乡关定是家。

争似区区随所遇，年年处处看梅花。

话说马梦太接过书信来，看见上面封皮上写的是：“内函由京都前门外广庆茶园发，名内详。”后面是“康熙 年 月封”。自己拆开一看，见上面写的是：

敬请梦太兄台大人福安。弟孙兆英自拜别后，时常想念，知己之交，不叙套言。想吾兄大展鸿才，扫荡邪魔，虽吕望六韬，不过如是。敬启者，今有叙盟兄欧阳善、拜弟诸葛吉、张玉峰三人，棍棒纯熟，文韬武略，乃当世英杰也，意欲投效军营，如到之日，兄千万照应，则弟幸甚！书不尽言，并请台安。片纸草草，面见再谢。

康熙 年 月 日

兰弟孙兆英拜冲

马梦太看罢书信，说：“哪位姓欧阳名善哪？”欧阳善说：“我叫欧阳善。”诸葛吉笑嘻嘻的说：“我叫诸葛吉。”又指那白面模样的说：“他叫张玉峰。”马梦太说：“你三人不认识我，就应该把我杀了。要不杀害，就该尽朋友之道才是。你三人这一要笑我，连我的朋友

你们都瞧不起了！幸亏我马梦太是不怕死之人，倘若怕死，连我那朋友都不好看哪！”欧阳善连连赔罪，说：“一时的莽撞，情甘认罪，望乞宽恕。”张玉峰说：“老哥，都是小弟错了！此事还得商议一个万全之策才是。”马梦太说：“你三人因为什么落在这天地会八卦教中？是所因何故呢？”张玉峰把上项事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今日之事，我想定一条苦肉计，将马老哥捆上，送至大寨，到那里就说拿住奸细了。只要见着马凤山的面，把老哥你放开了，你我四人拿他。你想好不好？”马梦太说：“这不是万全之计。这山寨内的喽兵、教匪要一齐动手，你我该当怎样呢？依我之见，我先回大营，见了元帅，定下计策，我再回来。到了这里，等至天晚，再依你们那条计策，把我捆上送至大寨，见了马凤山，你我四人将他拿住，外面有官兵接应，方能一战成功。”张玉峰说：“也好。马老哥，你先走吧，把大营的官兵调来，再作计较就是。”马梦太说：“你三人明夜晚间还在这里等候就是，我要告辞了。”马梦太往外走，张玉峰三人送出来，说：“老哥，我等专候捷音就是了。”四人分别。

马梦太出了后山往东，自己走着，心中盘算：“这是天助我马梦太该成这件奇功，我也想不到有此奇遇。”正思想之间，抬头一看，见山路崎岖，树木森森，不是来的道路，自己无奈，在各处一找，并无路径。信步往前，方走了有七八里之遥，腹中饥饿，想要吃点饭才好。心中思想，仰面一看，皓月当空，清光似水，月朗星稀。马梦太出了这道山口，见面前有座村庄，自己信步进了庄门，到十字街，看那街道平坦，是东西一条街，南北一条街，也有围子砖墙，四个大门。他走至十字街，往东一拐，闻见一阵羊肉香味。见路北一座大庄门，双门半掩，羊肉的香味从这大门内出来的。马梦太一看门内，是路东一间门房，见里面灯光闪闪。马梦太蹑足潜踪，走至临近，往里一看，屋内南边是床，地下一张八仙桌，桌子上一盏灯，地下一个炭火炉子，上有一个带盖的沙锅，炖着一锅羊肉。八仙桌上有一把大瓷茶壶，两个茶碗，一锅白米饭。可巧